

【世说新语】

□宋志坚

因为先人的功业而得官受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是顺理成章的。从先人的角度说，叫做“庇荫”；从后人的角度说，叫做“大树底下好乘凉”。这种事源远流长，至今仍能见到它的影子，于是有人公开抱怨自己没有一个“好爸爸”，也有人暗自庆幸自己有个“好爸爸”。“门第”问题，依然不可掉以轻心。

其实，“庇荫”之事即使合情合理合法，对于被庇荫者来说，也未必就是好事。公开抱怨也好，暗自庆幸也罢，都未免失之浅薄。西汉中期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历经武帝、昭帝、宣帝，可谓三朝元老三代重臣。这棵根深叶茂的大

树，确实也庇荫过他的后人。霍光一死，孝宣皇帝因为霍光“宿卫忠正，勤劳国家”，“功如萧相国”而“善善及后世”，让霍光的儿子霍禹承袭了博陵侯的爵位，又分别封霍光的侄孙霍云和霍山为冠阳侯和乐平侯。然而好景不长，霍氏终遭灭门之祸，霍云、霍山畏罪自尽，霍禹则被处以极刑。如此悲惨的结局，其实也由庇荫所致。“霍氏之祸萌于驂乘”，并不是没有一点根据的。霍光固然功高盖世，却也有人说他“专制揽权”；霍光固然小心勤勉，孝宣皇帝在他的面前仍是噤若寒蝉。在这棵大树底下乘凉的人们，其一言一行，人们就特别关注，稍有不逊，都会引起

“门第”问题

别人的各种联想和猜测。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但名门望族令人瞩目，或嫉妒，或挑剔，或监督，总之是处于众目睽睽之下，却是概莫能外的。此所谓“树大招风”。

身处大树之下，只能更加兢兢业业，是不该有“乘凉”的念头。但在大树之下乘凉的人，难得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大树底下乘凉，当然十分舒服，但舒服使人懈怠，于是不思进取，不思建功立业；背有大树可靠，极易使人恃无恐，于是骄横处世，傲慢待人。这样的人，即使什么本事也没有，也会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的。即以霍氏后人为例，身居高位，“朝请”时却“数称病私

出”，“朝谒”也叫“苍头奴”代劳，连家奴都狗仗人势，竟因与人争道而入御史府踢大夫门，还动不动就扬言“县官（指孝宣皇帝）非我家将军（指霍光）不得至此”。这种心态，其实就是霍光这棵大树留下的阴影。难怪当时就有茂陵徐生断言：“霍氏必亡。”

唐昭宗时的御史大夫柳玭，曾经这样告诫自己的儿子：“凡门第高，可畏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此所以可畏也；门高则骄心易生，族盛则为人所嫉，懿行实材，人未之信，小有疵类，众皆指之，此其所以不可恃也。故曹梁子弟，学宜加勤，行宜

加励，仅得比他人耳！”柳玭也是名门之后，柳公绰即是他的先祖。柳玭的这一番话，是从先朝历史中读出来的真谛，也是他的切身体验。柳氏自公绰以来，世以孝悌礼法为士大夫所推崇。身为御史大夫的柳玭，本来是要被选拔为相的，却受到宦官的排斥，此中就不无“树大招风”的因素。

将柳玭所说的“膏粱子弟”比附为今天的“官N代”，当然不完全确切，但柳玭的家诫却值得人们品味再三。道理他已经说得很透彻了，我只想再说一句：对于今天的“官N代”，庇荫之事，合情合理合法的前提不再成立，因为如今毕竟已不再是封建时代。

【生活直击】

□孙贵颂

老外傻不傻？



漫画／金红

征稿启事

齐鲁晚报今日开始推出杂文版，诚挚邀请各位杂文名家、杂文写作爱好者赐稿支持。

茅盾说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的一个显著不同之处，就是杂文的兴起。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近些年，报纸的杂文版日渐萎缩，报纸副刊的杂文刊发量也微乎其微。很多报纸杂志辟有专门的评论版，却没有为杂文留出一块地方，但评论决不能代替杂文，我们相信杂文有其不可替代的文学和社会价值。

齐鲁晚报推出杂文版，意在为杂文家提供一个发表和交流的园地。转型期的中国，面临复杂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种问题，各种价值标准、思想流派呈现更加显著的多元特征，这正是杂文家大显身手时代。毫无疑问，这应该是一个杂文繁荣的时代。

文坛上活跃的杂文创作力量，更给我们创办杂文版增添了信心。我们特别希望齐鲁晚报杂文版能得到杂文界朋友的支持与帮助，开创一方杂文创作繁荣的新园地。

投 稿 邮 箱：
qwzbawen@163.com

每一个人可能都做过发财梦。

话说在英国，就有两个穷小子，一个叫希博尔德，一个叫莱登。他俩是好朋友，都从事装修装潢工作，给房屋门窗刷油漆。希博尔德31岁那年，这两人忽然做起了发财梦：哥俩商定，每周各买两张乐透彩票。无论谁中了奖，奖金大家平分。

一晃17年过去了，希博尔德和莱登一直未中奖。但他们不死心，依然锲而不舍地继续坚持购买彩票（估计二人在工作之余，一定也相互询问，继而相互鼓励，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如果有一天我中了奖，保证不会把奖金独吞。”）然而17年花开花落，17年春去秋来，这两位却没有一个人能够中奖，依然还在刷油漆。

2014年8月9日，英国的乐透彩票开奖，头奖708.4万英镑（约合1181.5万美元）。这个超级大奖一下子砸到了希博尔德头上。希博

尔德按照约定，给朋友莱登打电话——现年57岁的莱登此时正在给一家客户的厨房刷油漆，说：“我有事告诉你，你可坐稳了，我就是那个中了乐透头奖的人。”后面的故事就与我们国家穷小子考上状元以后招驸马差不多了：他们立即向老板辞了工作，然后一起去酒吧庆祝。

相信每一个看过这个故事的人都会为希博尔德的诚信而感动。1181.5万美元的奖金，的确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在这样的财富面前，希博尔德竟然没有丝毫犹豫和摇摆，立即告诉朋友，将巨奖分摊而不是独吞。原因其实也简单：先前有过约定。这样的行为，有些人可能要说他傻，更有人还要在“傻”字的后面加上一个侮辱性的名词（不说了，你懂得）。

既然约定了，就得说话算数，一诺千金，一言九鼎，而不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然而理是这么个理，真正做到谈何容易？

毕竟发的是千万美金的大财啊。假如希博尔德不对莱登说实话，莱登根本就会永远被蒙在鼓里——两人买了整整17年的彩票，都没有中奖，这次也没中，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就是莱登知道希博尔德中了奖，后者不分给他，莱登也毫无办法。“你说咱们曾经有过约定，谁能证明？有公证书吗？有合同书吗？没有吧，什么都没有，你这不是敲竹杠吗？不是见财眼红吗？”莱登非但得不到一半奖金，还可能弄得臭名远扬。

主动权完全在希博尔德，是他具有高尚的人格。希博尔德一点也不傻。在这里，虽然法律无能为力，但善良、诚信和仁爱，却是主宰。忠诚于上帝，也钟情于仁义，希博尔德做到了。

今年大年初二，远在美国的中美企业峰会主席沈群应朋友邀请，陪同她去接收刚刚在美国买下的房子。购房者与卖房者从未见过面，完全委托经纪人来回

【谈古论今】

□梅桑榆

说“狂”

人们说谁“狂”，通常带有贬义，而谁若把有些带“狂”字的词赠人，比如说谁猖狂、狂暴、狂傲、狂妄自大、丧心病狂，等等，就简直是骂人了。此外，“狂人”又作“疯子”解，谁若被人视为疯子，所到之处，境遇大多不佳。

然而，世间确有一些人被大众视作狂人，观其狂态，大约有以下几种（精神病患者除外）：

一类是艺高学深，天性使然。诗仙李白和草圣张旭，皆属此类。杜甫《饮中八仙歌》一诗赞李白云：“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又赞张旭云：“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寥寥数语，便活现出李白、张旭豪放不羁、藐视权贵、傲然独立的精神

气质。“天子呼来不上船”，只有神仙方能如此，世间凡众谁敢如此怠慢皇帝？“脱帽露顶王公前”，在当时是倨傲不恭、有违礼仪之举，然而在张旭眼里，王公贵族何足道哉！二人都是才华盖世，艺冠天下，故有此狂放不羁、傲世独立的气概。此类狂人，是谓真狂。

一类是缺乏见识，浅薄俗陋。井底之蛙，会觉得天大如甕井盖，而井底罕见昆虫及水生物，即使有个头也远不及它庞大，于是顾盼自雄，视世界如无物。有一种人也就如井底之蛙，在某个行当干出一点小名堂，比如发表了几首小诗几篇小文，便以诗人、作家自诩，若再出了一本诗集或小说，更是自以为李白转世、曹雪芹再生，声称自己一不

小心也能写出一部《红楼梦》。有的人发了横财，便满口大话，到处显摆，吹起牛来语不惊人死不休，好像钱多得可以买下北京的前门后海，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老子有的是钱！”有的人老爹或亲戚为官，便以为有了强大的靠山，不但动辄口出狂言，而且恣意妄为，以为捅下再大的娄子，都有人出来为他摆平。此类狂人，是谓瞎狂。

一类是故作狂态，沽名钓誉。此类人背地里大话满口，常出粪土权贵、藐视金钱之语，以显示其傲骨铮铮，超尘脱俗，似乎是阮籍、嵇康一类高士再生。然而真要见了官，却是另一副嘴脸。常见的是这样一些喜剧镜头：他正与朋友闲坐骂官，忽有长官莅临，立刻起立，笑脸相迎，

递烟倒茶，满口奉承之辞；他正在大街上昂首向天，高视阔步，迎面忽然来了个能搭话的官，他便立刻双手前伸，躬身前趋，去握官员那半伸不伸的贵手，挺拔的身躯突然矮了一截。利无大小，遇之必争。权力要争，钱财要争，荣誉也要争，争之志在必得。因其志在必得，故往往不择手段。此类狂人，是谓假狂。

愚以为，狂，未必就是坏事，比如从事某种艺术创作的人，即使没达到李白、张旭那样的境界，也要有几分狂劲。这个狂劲，不是认为老子天下第一，而是觉得自己通过努力可以达到预期的高度或超越某些人。若是觉得这人水平高不可攀、那人作品牛不可及，创作之时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其想象力就会受到拘

束，其实际才能就难以正常发挥。长此以往，其才能就可能窒息。而为人处世，则不可狂。恃才而狂者，若真是才高八斗，技艺超群，还可被人谅解甚至受到欣赏，觉得他狂得可爱，一些出奇出格之举也可能被人传为趣闻佚事。但若只是个半瓶醋，却自高自大、目空一切，不但逢人显才炫技，而且贬张三、诋李四，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只能令人耻笑。至于那些恃钱而狂、恃势而狂者，动辄炫富夸势，已令人厌恶，若是自恃钱势，肆意侮辱践踏他人的人格尊严，侵犯他人的自由，有的甚至无事生非、胡作非为，对他人秽语谶骂或施以拳脚，这样的狂人，不但令人避之唯恐不及，而且可能把自己闹进监狱。